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小學類三

130  
23

12  
130  
23





1122  
1330  
23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

經部四十

小學類一

古小學所教不過六書之類故漢志以弟子職  
附孝經而史籀等十家四十五篇列為小學隋  
志增以金石刻文唐志增以書法書品已非初  
旨自朱子作小學以配大學趙希弁讀書附志  
遂以弟子職之類併入小學又以蒙求之類相  
參竝列而小學益多岐矣考訂源流惟漢志根

所錢文  
有物那



據經義要為近古今以論幼儀者別入儒家以論筆法者別入雜藝以蒙求之屬隸故事以便記誦者別入類書惟以爾雅以下編為訓詁說文以下編為字書廣韻以下編為韻書庶體例謹嚴不失古義其有兼舉兩家者則各以所重為主如李燾說文五音韻譜實字書袁子讓字學元元實論等韻之類悉條其得失具於本篇

爾雅註疏十一卷

內府藏本

晉郭璞註宋邢昺疏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官至

宏農太守事蹟具晉書本傳昺有孝經疏已著錄案大戴禮孔子三朝記稱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則爾雅之來遠矣然不云爾雅為誰作據張揖進廣雅表稱周公著爾雅一篇案經典釋文以揖所稱一篇為釋詁今俗所傳三篇案漢志爾雅三卷此三篇謂三卷也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疑莫能明也於作書之人亦無確指其餘諸家所說小異大同今參互而考之郭璞爾雅註序稱豹鼠既辨其業亦顯邢昺疏以為漢



武帝時終軍事七錄載犍爲文學爾雅註三卷

案七

錄久佚此據隋志所稱梁有某書亾知爲七錄所載陸德明經典釋文以爲

漢武帝時人則其書在武帝以前曹粹中放齋詩

說曰

案此書今未見傳本此據永樂大典所引

爾雅毛公以前其文猶

略至鄭康成時則加詳如學有緝熙于光明毛公

云光廣也康成則以爲學于有光明者而爾雅曰

緝熙光明也又齊子豈弟康成以爲猶言發夕也

而爾雅曰豈弟發也薄言觀者毛公無訓振古如

茲毛公云振自也康成則以觀爲多以振爲古其

說皆本於爾雅使爾雅成書在毛公之前顧得爲

異哉則其書在毛亨以後

案詩傳乃毛亨作非毛萇作語詳詩正義條下

大抵小學家綴緝舊文遞相增益周公孔子皆依

託之詞觀釋地有鷦鷯釋鳥又有鷦鷯同文復出

知非纂自一手也其書歐陽修詩本義以爲學詩

者纂集博士解詁高承事物紀原亦以爲大抵解

詁詩人之旨然釋詩者不及十之一非專爲詩作

揚雄方言以爲孔子門徒解釋六藝王充論衡亦

以爲五經之訓故然釋五經者不及十之三四更



非專爲五經作今觀其文大抵採諸書訓詁名物  
之同異以廣見聞實自爲一書不附經義如釋天  
云暴雨謂之凍釋艸云卷施艸拔心不死此取楚  
辭之文也釋天云扶搖謂之焱釋蟲云蒺藜蚰蛆  
此取莊子之文也釋詁云嫁往也釋水云漢大出  
尾下此取列子之文也釋地四極云西王母釋畜  
云小領盜驪此取穆天子傳之文也釋地云東方  
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南方有比翼  
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鷦鷯此取管子之文也又

云邛邛岺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蟹此取呂氏春秋  
之文也又云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釋地  
云河出崑崙虛此取山海經之文也釋詁云天帝  
皇王后辟公侯又云洪廓宏溥介純夏撫釋天云  
春爲青陽至謂之醴泉此取尸子之文也釋鳥曰  
爰居雜縣此取國語之文也如是之類不可殫數  
蓋亦方言急就之流特說經之家多資以證古義  
故從其所重列之經部耳璞時去漢未遠如遂撫  
大東稱詩釗我周王稱逸書所見尚多古本故所



註多可據後人雖迭為補正然宏綱大旨終不出其範圍昂疏亦多能引證如尸子廣澤篇仁意篇皆非今人所及睹其犍為文學樊光李巡之註見於陸氏釋文者雖多所遺漏然疏家之體惟明本註註所未及不復旁搜此亦唐以來之通弊不能獨責於昂惟既列註文而疏中時複述其文但曰郭註云云不異一字亦更不別下一語殆不可解豈其初疏與註別行歟今未見原刻不可復考矣

爾雅註三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鄭樵撰樵字漁仲莆田人居夾漈山中因以為號又自稱西溪逸民紹興閒以薦召對授右迪功郎兵部架閣尋改監潭州南嶽廟給札歸鈔所撰通志書成入為樞密院編修事蹟具宋史儒林傳南宋諸儒大抵崇義理而疎考證故樵以博洽傲睨一時遂至肆作聰明詆譏毛鄭其詩辨妄一書開數百年杜撰說經之捷徑為通儒之所深非惟作是書乃通其所可通闕其所不可通文似簡略而絕無穿鑿附會之失於說爾雅家為善本中閒



駁正舊文如後序中所列餽餽訊言繡袍袞黻四  
條峨峨丁丁嚶嚶三條註中所列釋詁台朕陽之  
子爲我賚畀卜之子爲與一條關關嚶嚶當入釋  
訓一條釋親據左傳辨正娣姒一條釋天謂之景  
風上脫文一條星名脫實沈鶉首鶉尾三次一條  
釋水天子造舟一條釋蟲食根蝨一條釋魚鯉鱣  
一條蝮虺首大如擘一條皆極精確惟魚枕謂之  
丁一條牽引假借以就其六書略之說又堅執作  
爾雅者江南人凡郭璞所云蜀語河中語者悉駁

辨之是則偏僻之過習氣猶未盡除又汪師韓集  
有書此書後一篇駁其誤改郭註者以劉劉杙爲  
安石榴以齧雕蓬爲其米雕胡二條補郭註而未  
確者孟勉也以爲孟卽瞽於代也以爲更詞二條  
仍郭註之誤未改者訓郵過也爲道路所經過不  
知郵古字同尤訓比目魚爲王餘不知吳都賦雙  
則比目片則王餘二條亦頗中其失至於議其釋  
言篇內經文脫弁同也三字釋水篇內經文脫水  
之由膝以下爲揭至爲厲十八字釋草篇內經文



脫葦醜芳三字釋魚篇內經文脫蛭蟻二字釋鳥  
篇內脫倉庚鰲黃也五字皆當為毛氏刊本之誤  
併以詆樵則過矣

方言十三卷

永樂大典本

舊本題漢揚雄撰晉郭璞註考晉書郭璞傳有註  
方言之文而漢書揚雄傳備列所著之書不及方  
言一字藝文志亦惟小學有雄訓纂一篇儒家有  
雄所序三十八篇註云太元十九法言十三樂四  
箴二雜賦有雄賦十二篇皆無方言東漢一百九

十年中亦無稱雄作方言者至漢末應劭風俗通  
義序始稱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輪軒之使求異代  
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祕室及嬴氏之亾遺棄脫漏  
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閩翁孺才有  
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  
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又劭  
注漢書亦引揚雄方言一條是稱雄作方言實自  
劭始魏晉以後諸儒轉相沿述皆無異詞惟宋洪  
邁容齋隨筆始考證漢書斷非雄作然邁所摘劉



歆與雄往返書中既稱在成帝時不應稱孝成皇帝一條及東漢明帝始諱莊不應西漢之末卽稱莊遵爲嚴君平一條則未深中其要領考書首成帝時云云乃後人題下標注之文傳寫舛譌致與書連爲一實非歆之本詞文義尚釐然可辨書中載揚莊之名不作嚴字實未嘗預爲明帝諱其嚴君平字或後人傳寫追改亦未可知皆不足斷是書之僞惟後漢許慎說文解字多引雄說而其文皆不見於方言又慎所注字義與今方言相同者

不一而足而皆不標揚雄方言字知當慎之時此書尚不名方言亦尚不以方言爲雄作故馬鄭諸儒未嘗稱述至東漢之末應劭始有是說魏孫炎註爾雅莫貊螳螂蟀字晉杜預註左傳授師子焉句始遞相徵引沿及東晉郭璞遂註其書後儒稱揚雄方言蓋由於是然劭序稱方言九千字而今本乃一萬一千九百餘字則字數較原本幾溢三千雄與劉歆往返書皆稱方言十五卷郭璞序亦稱三五之篇而隋志唐志乃竝載揚雄方言十三



卷與今本同則卷數較原本闕其二均爲牴牾不合考雄答歆書稱語言或交錯相反方復論思詳悉集之如可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云云疑雄本有此未成之書歆借觀而未得故七略不載漢志亦不著錄後或侯芭之流收其殘藁私相傳述閱時旣久不免於輾轉附益如徐鉉之增說文故字多於前厥後傳其學者以漢志無方言之名恐滋疑竇而小學家有別字十三篇不著撰人名氏可以假借影附證其實出於雄遂併爲一十三卷以

就其數故卷減於昔歟反覆推求其真僞皆無顯據姑從舊本仍題雄名亦疑以傳疑之義也雄及劉歆二書據李善文選注引懸諸日月不刊之書句已稱方言則自隋唐以來原附卷末今亦仍之其書世有刊本然文字古奧訓義深隱校讐者猝不易詳故斷爛譌脫幾不可讀錢曾讀書敏求記嘗據宋槧駁正其誤然曾家宋槧今亦不傳惟永樂大典所收猶爲完善檢其中秦有榛娥之臺一條與錢會所舉相符知卽從宋本錄入今取與近



本相校始知明人妄行改竄顛倒錯落全失其初  
不止錢曾所舉之一處是書雖存而實亾不可不  
亟爲釐正謹參互考訂凡改正二百八十一字刪  
衍文十七字補脫文二十七字神明煥然頓還舊  
觀併逐條援引諸書一一疏通證明具列案語庶  
小學訓詁之傳尚可以具見崖略併以糾坊刻之  
謬俾無迷誤後來舊本題曰輜軒使者絕代語釋  
別國方言其文冗贅故諸家援引及史志著錄皆  
省文謂之方言舊唐書經籍志則謂之別國方言

實卽一書又容齋隨筆稱此書爲輜軒使者絕域  
語釋別國方言以代爲域其文獨異然諸本竝作  
絕代書中所載亦無絕域重譯之語洪邁所云蓋  
偶然誤記今不取其說焉

釋名

八卷

內府藏本

漢劉熙撰熙字成國北海人其書二十篇以同聲  
相諧推論稱名辨物之意中間頗傷於穿鑿然可  
因以考見古音又去古未遠所釋器物亦可因以  
推求古人制度之遺如楚辭九歌薜荔拍兮蕙綢



王逸註云拍搏壁也搏壁二字今莫知為何物觀是書釋牀帳篇乃知以席搏著壁上謂之搏辟孔穎達禮記正義以深衣十二幅皆交裁謂之衽是書釋衣服篇云衽襜也在旁襜襜然也則與玉藻言衽當旁者可以互證釋兵篇云刀室日削室口之飾日琫下末之飾日琕又足證毛詩詁訓傳之譌其有資考證不一而足吳韋昭嘗作辨釋名一卷糾熙之誤其書不傳然如經典釋文引其一條曰釋名云古者車音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日車音

尺遮反舍也

案釋名本作古者曰車聲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日車車舍也行者所處若居舍也此蓋陸德明約舉其文又取文義顯明增入音尺遮反四字耳

韋昭云車

古皆音尺奢反後漢以來始有居音案何彼禮矣之詩以車韻華桃天之詩以華韻家家古音姑華古音敷則車古音居更無疑義熙所說者不譌昭之所辨亦未必盡中其失也別本或題曰逸雅蓋明郎奎金取是書與爾雅小爾雅廣雅埤雅合刻名曰五雅以四書皆有雅名遂改題逸雅以從類非其本日今不從之又後漢書劉珍傳稱珍撰釋



名五十篇以辨萬物之稱號其書名相同姓又相同鄭明選作秕言頗以為疑然歷代相傳無引劉珍釋名者則珍書久佚不得以此書當之也明選又稱此書為二十七篇與今本不合明選萬歷中人不應別見古本殆一時失記誤以二十為二十七歟

廣雅十卷

內府藏本

魏張揖撰揖字稚讓清河人太和中官博士其名或從木作楨然證以稚讓之字則為揖讓之揖審

矣後魏江式論書表曰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為益者也然其字詁方之許篇或得或失矣是式謂埤倉廣雅勝於字詁今埤倉字詁皆久佚惟廣雅存其書因爾雅舊目博採漢儒箋註及三蒼說文諸書以增廣之於揚雄方言亦備載無遺隋祕書學士曹憲為之音釋避煬帝諱改名博雅故至今二名並稱實一書也前有揖進表稱凡萬八千一百五十文分為上中下隋書經籍志亦作三卷



與表所言合然註曰梁有四卷唐志亦作四卷館閣書目又云今逸但存音三卷憲所註本隋志作四卷唐志則作十卷卷數各參錯不同蓋指書本三卷七錄作四卷者由後來傳寫析其篇目憲註四卷即因梁代之本後以文句稍繁析為十卷又嫌十卷煩碎復併為三卷觀諸家所引廣雅之文皆具在今本無所佚脫知卷數異而書不異矣然則館閣書目所謂逸者乃逸其無註之本所謂存音三卷者即憲所註之本指原文實附註以存未

嘗逸亦未嘗闕惟今本仍為十卷則又後人析之以合唐志耳考唐元度九經字樣序稱音字改反為切實始於唐開成閒憲雖自隋入唐至貞觀時尚在然遠在開成以前今本乃往往云某字某切頗為疑竇殆傳刻臆改又非憲本之舊歟

匡謬正俗八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唐顏師古撰師古名籀以字行雍州萬年人歷官祕書監事蹟具唐書本傳是書永徽二年其子符璽郎揚庭表上於朝高宗敕錄本付祕閣卷首載



揚庭表稱藁草纔半部帙未終蓋猶未竟之本又稱謹遵先範分爲八卷勒成一部則今本乃揚庭所編宋人諸家書目多作刊謬正俗或作糾謬正俗蓋避太祖之諱錢曾讀書敏求記作列謬正俗則刻本偶誤也前四卷凡五十五條皆論諸經訓詁音釋後四卷凡一百二十七條皆論諸書字義字音及俗語相承之異攷據極爲精密惟拘於習俗不能知音有古今其註漢書動以合聲爲言遂與沈重之音毛詩同開後來叶音之說故此書謂

葬音臧誼議音宐反音扶萬反歌音古賀反彝音上聲怒有上去二聲壽有授受二音縣有平去二聲迴音戶瑩反皆誤以今韻讀古音謂穰音而成反上音盛又音市郢反先音西逢音如字不讀龐皆誤以古音讀今韻均未免千慮之一失然古人攷辨小學之書今皆失傳自顏之推家訓音證篇外實莫古於是書其邱區禹字之論韓愈諱辨引之知唐人已絕重之矣戒山堂讀史漫筆解都鄙二字詫爲獨解不知爲此書所已駁毛奇齡引書



序倂厥寶玉解春秋衛倂詫爲特見不知爲此書所已引洵後人證據終不及古人有根柢也鄭樵通志校讐略曰刊謬正俗乃雜記經史惟第一卷起論語而崇文總目以爲論語類知崇文所釋只看峽前數行率意以釋之耳今檢崇文總目樵說信然當時館閣諸人不應荒謬至此檢是類所列以論語三種家語一種居前次爲白虎通次爲五經鉤沈次卽此書次爲六說次爲經史釋題次爲授經圖次爲九經餘義次爲演聖通論皆統解羣

經之文蓋當時仿隋志之例以五經總義附之論語類中雖不甚允要不可謂之無據樵不考舊文而務爲苛論遽以只看數行詆之失其旨矣

羣經音辨七卷

通行本

宋賈昌朝撰昌朝字子明獲鹿人天禧初賜同進士出身慶歷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英宗初加左僕射封魏國公諡文元事蹟具宋史本傳此書其侍講天章閣時所上凡羣經之中一字異訓音從而異者彙集爲四門卷一至卷五曰辨字同音異



仿唐張守節史記正義發字例依許慎說文解字部目次之卷六曰辨字音清濁曰辨彼此異音曰辨字音疑混皆卽經典釋文序錄所舉分立名目卷七附辨字訓得失一門所辨論者僅九字書中沿襲舊文不免謬誤者如卷一言部謙慊也下云鄭康成說謙爲慊慊厭也厭謂閉藏貌據禮記註曰謙讀爲慊慊厭也此解正文自謙註又曰厭讀爲壓壓閉藏貌也此解正文厭然與上註厭足之厭絕不相蒙昌朝混而一之殊爲失考又卷二兀

部典堅刃貌也據考工記斲欲頎典註曰頎典堅刃貌以頎典爲形容之辭不得單舉一典字卷三中巾部慘頭括髮也慘本燥字之譌據儀禮註一以解婦人之鬢以麻申之曰以麻者如著慘頭焉一以解括髮以麻免而以布申之曰此用麻布爲之狀如今著慘頭矣是括髮免鬢皆如著慘頭慘頭自是吉服揚雄方言帕頭自河以北趙魏之間曰燥頭劉熙釋名作綃頭又有髻帶髮帶等名豈可以括髮釋之是皆疎於考證之故然釋文散見各



經頗難檢核昌朝會集其音義絲牽繩貫同異粲然俾學者易於尋省不為無益小學家至今不廢亦有以也自序云編成七卷凡五門紹興中王觀國後序亦云凡五門七卷惟宋史藝文志作三卷此本為康熙中蘇州張士俊從宋槧翻雕實為七卷則宋史所載為字畫之誤明矣

埤雅二十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宋陸佃撰佃字農師越州山陰人少從學於王安石熙甯三年擢進士甲科授蔡州推官選為鄆州

教授召補國子監直講歷轉至左丞未幾罷為中大夫出知亳州卒於官事蹟具宋史本傳史稱其精於禮家名數之學所著埤雅禮象春秋後傳之類凡二百四十二卷王應麟玉海又記其修說文解字其子宰作此書序又稱其有詩講義爾雅註今諸書竝佚其爾雅新義僅散見永樂大典中文句譌闕亦不能排纂成帙傳於世者惟此書而已凡釋魚二卷釋獸三卷釋鳥四卷釋蟲二卷釋馬一卷釋木二卷釋草四卷釋天二卷刊本釋天之



未註後闕字然則併此書亦有佚脫非完本矣宰  
序稱佃於神宗時召對言及物性因進說魚說木  
二篇後乃竝加筆削初名物性門類後註爾雅畢  
更修此書易名埤雅言為爾雅之輔也其說諸物  
大抵略於形狀而詳於名義尋究偏旁比附形聲  
務求其得名之所以然又推而通貫諸經曲證旁  
稽假物理以明其義中多引王安石字說蓋佃以不  
附安石行新法故後入元祐黨籍其學問淵源則  
實出安石晁公武讀書志謂其說不專主王氏亦

似特立殆未詳檢是編誤以論其人者論其書歟  
觀其開卷說龍一條至於謂曾公亮得龍之脊王  
安石得龍之睛是豈不尊安石者耶然其詮釋諸  
經頗據古義其所援引多今所未見之書其推闡  
名理亦往往精鑿謂之駁雜則可要不能不謂之  
博奧也

爾雅翼三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宋羅願撰元洪焱祖音釋願字端良號存齋歙縣  
人以蔭補承務郎乾道二年登進士第通判贛州



淳熙中知南劍州事遷知鄂州卒於官事蹟附載  
宋史羅汝楫傳焱祖字潛夫亦歙縣人天歷中官  
遂昌縣主簿以休甯縣尹致仕是書卷端有願自  
序又有王應麟後序方回跋及焱祖自跋應麟後  
序稱以咸淳庚午刻此書郡齋而玉海所列爾雅  
諸本乃不著於錄據方回跋稱序見鄂州小集世  
未見其書回訪得副本於其從孫裳蓋其出在玉  
海後也越五十年爲元延祐庚申郡守朱霽重刻  
乃屬焱祖爲之音釋而願序及應麟後序隸事稍

僻者亦併註焉焱祖跋稱釋草八卷凡一百二十  
名釋木四卷凡六十名釋鳥五卷凡五十八名釋  
獸六卷凡七十四名釋蟲四卷凡四十名釋魚五  
卷凡五十五名今勘驗此本名數皆合惟釋獸七  
十四名此本內有八十五名與原跋互異豈字畫  
傳寫有誤歟其書考據精博而體例謹嚴在陸佃  
埤雅之上應麟後序稱其卽物精思體用相涵本  
末靡遺殆非溢美後陳櫟刪削其書別爲節本謂  
其好處可以廣人之識見處儘多可恨處牽引失



其精當者不少內引三百篇之詩處多不是云云  
案櫟著作傳於今者有尚書集傳纂疏歷朝通略定  
字集三書核所聞見曾不能望願之項背遽糾其  
失似不自量至願書成於淳熙元年甲午朱子詩  
集傳作於淳熙四年丁酉在願書後三年而櫟乃  
執續出新說繩願所引據之古義尤屬拘墟今願  
書流傳不朽而櫟之節本片字無存則其曲肆詆  
謔無人肯信而傳之略可見矣

駢雅七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朱謀埠撰謀埠有周易象通已著錄此書皆刺  
取古書文句典奧者依爾雅體例分章訓釋自釋  
詁釋訓以至蟲魚鳥獸凡二十篇其說以爲聯二  
爲一駢異爲同故名曰駢雅謀埠淹通典籍其一  
齋書目所載往往爲諸家所未窺故徵引詳博頗  
具條理非鄉塾陋儒拮拾殘剩者可比中間如藻  
并乃屋上方井刻爲藻文西京賦註引風俗通訓  
義甚明而謀埠以爲刻扉之屬改易舊文殊爲未  
確又謂都御史爲大司憲詹事爲端尹乃流俗之



稱亦乏典據至如釋天內之歲陽月名釋地內之五丘四荒太平太蒙丹穴空桐之類皆爾雅所已具更爲複引尤病冗蕪然奇文僻字搜輯良多擷其膏腴於詞章要不爲無補也

字詁一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黃生撰生字扶孟歙縣人前明諸生是編取魏張揖字詁以名其書於六書多所發明每字皆有新義而根據博奧與穿鑿者有殊閒有數字未安者如謂霍說文呼郭切飛聲也而諸書用霍靡處

又音髓今書地名入姓之類多用霍獨樊噲傳之霍人正義註先累蘇果山寡三反先累反卽髓音也韻會諸家紙藥二韻兼收霍而霍則止一音蓋霍從隹其音當爲髓霍本飛鳥聲借爲地名因又借爲人姓後省便作霍旣爲借義所奪其本音本訓遂失而於字之當用霍音髓者反作霍此霍之所以轉爲呼郭切而霍之所以轉爲先累反也據其所說則霍但有先累反之本音霍但有呼郭反之本音矣今考音切之古莫過玉篇廣韻玉篇霍



字下註云息委切露也呼郭切飛聲廣韻於四紙  
霍字下註云霍麻草於十九鐸霍字下註云地名  
說文飛聲也則是霍本有髓之一讀竝不因省借  
爲霍始音髓也又玉篇霍字下註云呼郭切揮霍  
廣韻霍字下註云虛郭切揮霍爾雅霍山爲南岳  
又姓則是霍之一字在玉篇廣韻原止有呼郭反  
一音竝無髓音惟史記正義註有息累反而要不  
得爲止有息累反一音也況白虎通曰南方霍山  
者霍之爲言護也護乃呼郭反之轉音非先累反

之轉音然則班固讀霍已爲呼郭反矣豈漢音猶  
不足據乎生又謂打字始於六朝今考後漢王延  
壽夢賦曰梢翹翹拂諸渠撞縱目打三顛又易林  
曰口饑打手則打字不始於六朝明矣此類殊爲  
失考其他若謂大鼎七個之鼎當從口諧聲與從  
一者不同似蛇之鱣既借徒何切之鱣又借張演  
切之鱣而皆轉爲常演切漢書註誤以張連切之  
鱣爲釋又謂周禮玉人註瓚讀爲餐餐之展說文  
饋以羹澆飯釋文膏展作膏饋故篇海展卽饋字



內則釋文醜讀為餐之然反屨本又作餐竝之然反此蓋明醜屨當竝讀為餐非謂屨即餐字若以諸延切屨何以處玉人註之餐屨乎又謂干乾字通引後漢書獨行傳云明堂之奠干飯寒水又在晉帖所云淡悶干嘔之前此類則最為精核其他條似此者不可枚舉蓋生致力漢學而於六書訓詁尤為專長故不同明人之勦說也

續方言二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國朝杭世駿撰世駿字大宗號堇浦仁和人乾隆丙

辰

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編修是書採十三經註疏說文釋名諸書以補揚雄方言之遺前後類次一依爾雅但不明標其目耳蒐羅古義頗有裨於訓詁惟是所引之書往往耳目之前顯然遺漏如玉篇引倉頡篇云楚人呼竈曰寤列子黃帝篇註引何承天纂文云吳人呼瞬目為眴目古今韻會引魏李登聲類云江南曰辣中國曰辛爾雅釋草釋文宋庠國語補音引晉呂忱字林云楚人名蔭曰芟



鷓秦名雅烏鯢青州人呼鮎鯢初學記及太平御覽引纂文云梁州以豕爲麟河南謂之彘漁陽以豬爲貳齊徐以小豬爲獠太平御覽又引纂文云秦以鈷鏘爲銼鑷爾雅釋親釋文引纂文云妹媚也初學記引服虔通俗文曰南楚以美色爲娃初學記及山堂考索又引通俗文云晉船曰舶埤雅引廣志小學篇云蝮蝓會稽謂之蝮蝓北戶錄引顏之推證俗音云南人謂凝牛羊鹿血爲蝮蠶夔內國呼爲糗餅亦呼寒具糗糒今江南呼曰餼餅蠟蜒山東謂之蠟蠟鯪吳人呼爲鯪魚也凡此諸條皆六朝以前方言正可以續揚雄之著而俱佚之豈舉遠者反略近歟又如書中引說文秦晉聽而不聞聞而不達謂之睥引史記集解齊人謂之頰汝南淮泗之間曰顏諸條本爲揚雄方言所有而復載之亦爲失檢然大致引據典核在近時小學家猶最有根柢者也

別雅五卷

江蘇巡撫探進本

國朝吳玉搢撰玉搢字山夫山陽人廩貢生官鳳陽

次正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一

經部 小學類一

三



府訓導是書取字體之假借通用者依韻編之各  
註所出而爲之辨證於考古深爲有功惟是古人  
用字有同聲假借有轉音變異有別體重文同聲  
轉音均宜入之此書至於邽豐一作岐豐之類則  
邽乃岐之本字說文明云邽一作岐實屬重文偶  
然別體說文玉篇以後累千盈百何可勝收未免  
自亂其例又徵引雖博而挂漏亦夥卽以開卷東  
冬二韻覈之若大戴禮一室而有四戶八牕牕卽  
窗楚辭九歎登逢龍而下隕兮註古本逢作蓬荀

子榮辱篇引詩下國駿蒙註今詩作駿龐莊子盜  
跖篇士皆蓬頭突鬢註蓬本作縫吳越春秋吳王  
壽夢傳使公子蓋餘燭傭註左傳傭作庸史記秦  
始皇本紀秦王爲人蜂準徐廣曰蜂一作隆龜策  
傳雄渠蠡門註新序有熊渠子漢書古今人表鬼  
臾區師古註云卽鬼容區陳豐師古註云卽陳鋒  
衛青傳青至籠城師古註云籠讀爲龍皆目前習見者  
乃佚而不載則推之儀禮之古文周禮之故書及  
漢人箋註某讀作某之類一一攷之所漏多矣然



就所徵引足以通古籍之異同疏後學之疑滯猶  
可以攷見漢魏以前聲音文字之槩是固小學之  
資糧藝林之津筏非俗儒剽竊之書所能彷彿也  
右小學類訓詁之屬一十二部一百二十二卷竝文  
淵閣著錄

舊唐書經籍志以詁訓與小學分爲二家然  
詁訓亦小學也故今仍從漢志列爲小學之  
子目又爾雅首釋詁釋訓其餘則雜陳名物  
蓋析其類而分之則蟲魚草木之屬與字義

門目各殊統其類而言之則解釋名物亦卽  
解釋其字義故訓詁者通名也方言釋名相  
沿繼作大體無殊至埤雅爾雅翼務求博洽  
稍泛濫矣要亦訓詁之支流也故亦連類編  
之埤雅廣要之屬蕪雜已甚則退之小說家  
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

番禺陳起榮初校  
番禺高學耀覆校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一  
經部四十一  
小學類二  
急就章四卷通行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一

經部四十一

小學類二

急就章四卷通行本

漢史游撰漢書藝文志註稱游為元帝時黃門令  
蓋宦官也其始末則不可考矣是書漢志但作急  
就一篇而小學類末之敘錄則稱史游作急就篇  
故晉夏侯湛抵疑稱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  
就通甲子北齊書稱李鉉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或



有篇字或無篇字初無一定隋志作急就章一卷  
魏書崔浩傳亦稱人多託寫急就章是改篇爲章  
在魏以後然考張懷瓘書斷曰章草者漢黃門令  
史游所作也王愔云案此蓋引王愔文字志之語漢元帝時史  
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漢俗簡惰漸以行之是也  
然則所謂章草者正因游作是書以所變草法書  
之後人以其出於急就章遂名章草耳今本每節  
之首俱有章第幾字知急就章乃其本名或稱急  
就篇或但稱急就乃偶然異文也其書自始至終

無一複字文詞雅奧亦非蒙求諸書所可及玉臺  
新詠載梁蕭子顯烏栖曲有幫邊雜佩琥珀龍句  
馮氏校本改龍爲紅今檢此書有繫臂琅玕虎魄  
龍句乃知子顯實用此語馮氏不知而誤改之則  
遺文瑣事亦頗賴以有徵不僅爲童蒙識字之用  
矣舊有曹壽崔浩劉芳顏之推註今皆不傳惟顏  
師古註一卷存王應麟又補註之釐爲四卷師古  
本比皇象碑多六十三字而少齊國山陽兩章止  
三十二章應麟藝文志考證標真定常山至高邑



句以爲此二章起於東漢最爲精確其註亦考證  
典核足補師古之闕別有黃庭堅本李燾本朱子  
越中本字句小有異同應麟所註多從顏本蓋以  
其考證精深較他家爲可據焉

說文解字三十卷

通行本

漢許慎撰慎字叔重汝南人官至太尉南閣祭酒  
是書成於和帝永元十二年凡十四篇合目錄一  
篇爲十五篇分五百四十部爲文九千三百五十  
三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註十三萬三千四百四

十字推究六書之義分部類從至爲精密而訓詁  
簡質粹不易通又音韻改移古今異讀諧聲諸字  
亦每難明故傳本往往譌異宋雍熙三年詔徐鉉  
葛湍王惟恭句中正等重加刊定凡字爲說文註  
義序例所載而諸部不見者悉爲補錄又有經典  
相承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亦皆增加別題之  
曰新附字其本有正體而俗書譌變者則辨於註  
中其違戾六書者則別列卷末或註義未備更爲  
補釋亦題臣鉉等案以別之音切則一以孫愐唐



韻爲定以篇帙繁重每卷各分上下卽今所行毛  
晉刊本是也明萬歷中宮氏刻李燾說文五音韻  
譜陳大科序之誤以爲卽鉉校本陳啟源作毛詩  
稽古編顧炎武作日知錄竝沿其謬豈毛氏所刊  
國初猶未盛行歟書中古文籀文李燾據唐林罕之  
說以爲晉愷令呂忱所增考慎自序云今序篆文  
合以古籀其語甚明所記重文之數亦復相應  
又法書要錄載後魏江式論書表曰晉世義陽王  
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

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  
正隸不差篆意則忱書竝不用古籀亦有顯證如  
罕之所云呂忱字林多補許慎遺闕者特廣說文  
未收字耳其書今雖不傳然如廣韻一東部炯字  
從字四江部噉字之類云出字林者皆說文所無  
亦大略可見燾以說文古籀爲忱所增誤之甚矣  
自魏晉以來言小學者皆祖慎至李陽冰始曲相  
排斥未協至公然慎書以小篆爲宗至於隸書行  
書艸書則各爲一體孳生轉變時有異同不悉以



小篆相律故顏元孫干祿字書曰自改篆行隸漸失其真若總據說文便下筆多礙當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徐鉉進說文表亦曰高文大冊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於常行簡牘則艸隸足矣二人皆精通小學而持論如是明黃諫作从古正文一切以篆改隸豈識六書之旨哉至其所引五經文字與今本多不相同或往往自相違異顧炎武曰知錄嘗撫其汜下作江有汜漑下又作江有漑沓下作赤烏已已擊下又作赤烏擊擊是所云詩用矣

案慎序自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考劉知幾史通稱古文尚書得之壁中博士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增多二十五篇案此亦據梅賾古文而言實則孔氏原本僅增多十六篇更以隸古字寫之編為四十六卷司



馬遷屢採其事故遷多有古說至於後漢孔氏之本遂絕其有見於經典者諸儒皆謂之逸書是孔氏壁中之書慎不得見說文未載慎子冲上書稱慎古學受之賈逵而後漢書儒林傳又稱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註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是慎所謂孔氏書者即杜林之本顧隋志稱杜林古文尚書所傳僅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案古文除去無師說者十

六篇正得伏生二十九篇之數非雜以今文隋志此文亦據梅賾古文未及與漢書互校自餘絕無師說陸德明經典釋文採馬融註甚多皆今文尚書無古文一語即說文註中所引亦皆在今文二十八篇之中朱彝尊經義考辨之甚明案彝尊又謂惟若藥不瞑眩一句出古文說命始因孟子所引而及之然此句乃徐鍇說文繫傳之語非許慎之原註彝尊偶爾誤記移甲為乙故今不取其說則慎所謂孔氏本者非今五十八篇本矣以意推求漢書藝文志稱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



召誥脫簡二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云云所謂中古文即孔氏所上之古文存於中祕者是三家之本立在博士者皆經劉向以古文勘定改其譌脫其書已皆與古文同儒者據其訓詁言之則曰大小夏侯歐陽尚書據其經文言之則亦可曰孔氏古文尚書第三家解說祇有伏生二十八篇遞相授受餘所增十六篇不能詮釋遂置不言故馬融書序稱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案融序今不傳此語見孔

穎達尚書正義中使賈逵所傳杜林之本即今五十

八篇之本則融嘗因之作傳矣安有是語哉又後漢書杜林傳稱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嘗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云云是林所傳者乃古文字體故謂之漆書是必劉向校正三家之時隨二十八篇傳出以字非隸古世不行用林偶得之以授逵逵得之以授慎故慎稱為孔氏本而亦止二十八篇非真見安國舊本也論尚書者惟說文此



句最為疑實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牽於此  
句遂誤以馬鄭所註為孔氏原本亦千慮之  
一失故附考其源流於此

說文繫傳四十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南唐徐鍇撰鍇字楚金廣陵人官至右內史舍人  
宋兵下江南卒於圍城之中事蹟具南唐書本傳  
是書凡八篇首通釋三十卷以許慎說文解字十  
五篇篇析為二凡鍇所發明及徵引經傳者悉加  
臣鍇曰及臣鍇案字以別之繼以部敘二卷通論

三卷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各一卷祛妄斥李  
陽冰臆說疑義舉說文偏旁所有而闕其字及篆  
體筆畫相承小異者部敘擬易序卦傳以明說文  
五百四十部先後之次類聚則舉字之相比為義  
者如一二三四之類錯綜則旁推六書之旨通諸  
人事以盡其意終以系述則猶史記之自敘也鍇  
嘗別作說文篆韻譜五卷宋孝宗時李燾因之作  
說文解字五音譜燾自序有曰韻譜當與繫傳並  
行今韻譜或刻諸學官而繫傳迄莫光顯余蒐訪



歲久僅得其七八闕卷誤字無所是正每用太息則繫傳在宋時已殘闕不完矣今相傳僅有鈔本錢曾讀書敏求記至詫爲驚人祕笈然脫誤特甚卷末有熙甯中蘇頌記云舊闕二十五三十共二卷俟別求補寫此本卷三十不闕或續得之以補入卷二十五則直錄其兄鉉所校之本而去其新附之字殆後人求其原書不獲因擴鉉書以足之猶之魏書佚天文志以張太素書補之也其餘各部闕文亦多取鉉書竄入考鉉書用孫愐唐韻而

錯書則朝散大夫行祕書省校書郎朱翺別爲反切鉉書稱某某切而錯書稱反今書內音切與鉉書無異者其訓釋亦必無異其移掇之迹顯然可見至示部竄入鉉新附之祧祧祧三字九鑿鑿可證者錯編篇末其文亦似未完無可採補則竟闕之矣此書成於鉉書之前故鉉書多引其說然亦時有同異如鉉本福祐也此作備也鉉本萊耕多艸此作耕名鉉本迺前韻也此作前頓也鉉本鷄大鷄也此從爾雅作天鷄也又鉉本榮字下引禮



欽定四庫全書續編卷四十一  
記禍字下引詩之類此作臣錯案禮記曰臣錯案  
詩曰則錯所引而鉉本淆入許氏者甚多又如覺  
字下云闕此作家本無注臣錯案疑許慎子許沖  
所言也是鉉直刪去家本無注四字改用一闕字  
矣其憑臆刪改非賴此書之存何以證之哉此書  
本出蘇頌所傳篆文爲監察王聖美翰林祗候劉  
允恭所書卷末題子容者卽頌字也乾道癸巳九  
表得於葉夢得家寫以與李壽詳見表跋書中有  
稱臣次立案者張次立也次立官至殿中丞嘗與

寫嘉祐二字石經陶宗儀書史會要載其始末云  
案是書在徐鉉校說文之前而列其後者鉉  
校許慎之原本以慎爲主而鉉附之此書錯  
所論著以錯爲主故不得而先慎也

說文繫傳考異四卷附錄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汪憲撰憲號魚亭仁和人乾隆乙丑進士候選  
主事未就銓而卒南唐徐錯作說文繫傳四十卷  
歲久散佚自明以來方以智號精於小學而通雅  
稱楚金所繫今皆遺失則世罕傳本已非一日好



事者祕相傳寫魚魯滋多或至於不可句讀憲所見者猶屬影宋鈔本然已譌不勝乙因參以今本說文旁參所引諸書證其同異以成是編譌者正之其不可解者則竝存以俟核定焉考洪适隸釋載漢石經論語碑未有而在於蕭牆之內盍毛包周無於一行是則考異之鼻祖經典釋文以下沿流而作者頗衆惟韻書字書節目繁碎從未有縷析舊文徹首徹末訂舛互而彙爲一編者憲作是書亦可云畱心小學者矣未有附錄二卷乃朱文

藻所編上卷爲諸家評論繫傳之辭下卷載錯詩五首及其兄弟軼事亦頗費蒐羅然所收李燾序一篇採自文獻通考本所作說文五音韻譜序因通考刻本誤脫標題一行遂聯屬於說文繫傳下乃不辨而收之殊失考訂至於二徐瑱記於繫傳更爲無關以是爲例將郭璞爾雅方言註未亦附載游仙詩乎今存其上卷以資考核其下卷則竟從刪汰庶不以貪博嗜奇破著書之體例焉

說文解字篆韻譜五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經部 小學類二



南唐徐鉉撰其書取許慎說文解字以四聲部分  
編次成書凡小篆皆有音訓其無音訓者皆慎書  
所附之重文註史字者籀書註古字者古文也所  
註頗為簡略蓋六書之義已具於說文繫傳中此  
特取便檢閱故不更復贅耳據李燾說文五音韻  
譜序此書篆字皆其兄鉉所書鉉集載有此書序  
二篇後篇稱韻譜既成廣求餘本孜孜讎校頗有  
刊正今承詔校定說文更與諸儒精加研覈又得  
李舟所著切韻殊有補益其間有說文不載而見

於序例註義者必知脫漏竝從編錄疑者則以李  
氏切韻為正是此書鉉又更定不僅出錯一手其  
以序例註義中字添入亦鉉所為也前序稱命錯  
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開卷可睹云  
云攷後序稱又得李舟切韻則所謂切韻次之者  
當即陸法言書即唐韻廣韻所因也然錯所編部  
分與廣韻稍異又上平聲內痕部併入魂部下平  
聲內一先二仙後別出三宣一部然魂部之下註  
痕部附字而宣部則不著別分似乎切韻原有此



部殆不可曉或此書部分鉉亦以李舟切韻定之  
非陸法言之切韻故分合不同歟是書傳本甚少  
此爲明巡撫李顯所刻寒部簡瀾漣瀾闌五字當  
在乾蘭調調四字之後豪部高皋慕羔膏五字當  
在獯詭號號鄂五字之後皆譌前一行麻部媧譁  
諡觶窆五字當在秬廡誇倂夸家加茄葭九字之  
前譌後二行蓋刻其書者失於校覈其後序一篇  
亦佚去不載今從鉉騎省集錄出補入以成完帙  
焉

重修玉篇三十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梁大同九年黃門侍郎兼太學博士顧野王撰唐  
上元元年富春孫強增加字宋大中祥符六年陳  
彭年吳銳邱雍等重修凡五百四十二部今世所行  
凡三本一爲張士俊所刊前有野王序一篇啟一  
篇後有神珙反紐圖及分毫字樣朱彝尊序之稱  
上元本一爲曹寅所刊與張本一字無異惟前多  
大中祥符敕牒一道稱重修本一爲明內府所刊  
字數與二本同而每部之中次序不同註文稍略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小學類 卷四十一  
亦稱大中祥符重修本案文獻通考載玉篇三十卷引晁公武讀書志曰梁顧野王撰唐孫強又嘗增字釋神珙反紐圖附於後又載重修玉篇三十卷引崇文總目曰翰林學士陳彭年與史館校刊吳銳直集賢院邱雍等重加刊定是宋時玉篇原有二本彭年等進書表稱肅奉詔條俾從詳閱譌謬者悉加刊定敷淺者仍事討論其敕牒後所列字數稱舊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一言新五萬一千一百二十九言新舊總二十萬九千七百七

十言註四十萬七千五百有三十字是彭年等大  
有增刪已非孫強之舊故明內府本及曹本均稱  
重修張本既與曹本同則亦重修本矣乃刪去重  
修之牒詭稱上元本而大中祥符所改大廣益會  
之名及卷首所列字數仍未及削改可謂拙於作  
偽彝尊序乃謂勝於今行大廣益本殆亦未見  
所刊而以意漫書歟元陸友研北雜志稱顧野王  
玉篇惟越本最善末題會稽吳氏三一孃寫楷法  
殊精又考永樂大典每字之下皆引顧野王玉篇



金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一  
二云云又引宋重修玉篇云云二書竝列是明初上元本猶在而其篇字韻中所載玉篇全部乃仍收大廣益會本而不收上元舊本顧孫原帙遂不可考殆以重修本註文較繁故以多爲貴耶當時編纂之無識此亦一端矣卷末所附沙門神珙五音聲論及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爲言等韻者所祖近時休甯戴氏作聲韻攷力辯反切始魏孫炎不始神珙其說良是至謂唐以前無字母之說神珙字母乃剽竊儒書而託詞出於西域則殊不然攷

隋書經籍志稱婆羅門書以十四音貫一切字漢明帝時與佛經同入中國則遠在孫炎前又釋藏譯經字母自晉僧伽婆羅以下可攷者尚十二家亦遠在神珙前蓋反切生於雙聲雙聲生於字母此同出於喉吻之自然華不異梵梵不異華者也中國以雙聲取反切西域以字母統雙聲此各得於聰明之自悟華不襲梵梵不襲華者也稽其源流具有端緒特神珙以前自行於彼教神珙以後始流入中國之韻書亦如利瑪竇後推步測驗參用



西法耳豈可謂歐羅巴書全剽竊洛下鮮于之舊  
術哉戴氏不究其本徒知神珙在唐元和以後遂  
據其末而與之爭欲以求勝於彼教不知聲音之  
學西域實爲專門儒之勝於釋者別自有在不必  
爭之於此也

干祿字書一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唐顏元孫撰元孫杲卿之父真卿之諸父也官至  
滁沂濠三州刺史贈祕書監大歷九年真卿官湖  
州時嘗書是編勒石開成四年楊漢公復摹刻於

蜀中今湖本已泐闕蜀本僅存宋寶祐丁巳衡陽  
陳蘭孫始以湖本鈔本

國朝揚州馬曰璐得宋槧翻刻之卽此本也然證以  
蜀本率多謬誤如卷首序文本元孫作所謂伯祖  
故祕書監乃師古也蘭孫以元孫亦贈祕書監遂  
誤以爲真卿稱元孫而以序中元孫二字改爲真  
卿以就之曰璐亦承其譌殊爲失考其他闕誤亦  
處處有之今以蜀本互校補闕文八十五字改譌  
體十六字刪衍文二字始稍還顏氏之舊是書爲



章表書判而作故曰干祿其例以四聲隸字又以二百六部排比字之後先每字分俗通正三體頗爲詳核其中如虫蟲啍圖商商凍凍截然兩字而以爲上俗下正又如兒古貌字而云貌正兒通非之作菲芻之作莒莒直是俗字而以爲通用雖皆不免干慮之失然其書酌古準今實可行用非詭稱復古以奇怪釣名言字體者當以是爲酌中焉至二百六部之次序與廣韻閒有不同或元孫所用乃陸法言之舊第而廣韻次序乃宋人所改歟

五經文字三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唐張參撰參里貫未詳自序題大歷十一年六月七日結銜稱司業蓋代宗時人唐書儒學傳序稱文宗定五經劄之石張參等是正譌文誤也考後漢書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參書立名蓋取諸此凡三千二百三十五字依偏旁爲百六十部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大歷中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講論堂東西廂之壁積六十餘載祭



酒皞博士公肅再新壁書乃析堅木負墉而比之  
其製如版牘而高廣背施陰關使衆如一觀此言  
可以知五經文字初書於屋壁其後易以木版至  
開成閒乃易以石刻也朱彝尊跋云五經文字獨  
無雕本爲一闕事考冊府元龜稱周顯德二年尚  
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獻印版書五經文字  
奏稱臣等自長興三年校勘雕印九經書籍然則  
此書刻本在印版書甫創之初已有之特其本不  
傳耳今馬曰璐新刻版本跋云舊購宋拓石經中

有此因舊樣繕寫雕版於家塾然曰璐雖稱摹宋  
拓本今以石刻校之有字畫尚存而其本改易者  
又下卷幸部脫去翠字註十九字整字併註凡八  
字今悉依石刻補正俾不失其真焉

九經字樣一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唐唐元度撰元度里籍未詳惟據此書知其開成  
中官翰林待詔考唐會要稱大和七年二月敕唐  
元度覆定石經字體十二月敕於國子監講論堂  
兩廊創立石九經元度字樣蓋作於是時凡四百



拾雅十卷

三才卷三十四 晴齋在卷三又言

朝邑李元春仲仁著 劉夢龍選一梓世

劉夢龍選錄宗臣五に李加山人耀也

秀慈輝玉の校

小卷一稱天(二三)卷二稱地(三四)三稱人(三四)

四稱物(三五)五稱子(三三)六稱竹(三九)

七稱草(三九)七稱卷(三五)八稱事(三五)

九稱言(三〇)十稱字(二三)

拾雅卷一子言 一人全注稱

曰卷三 男来漸稱

曰三 男石全同 合稱

曰一 男石全同 合稱

曰五 男

曰六 男来南稱

曰七 男

曰八 男

曰九 男

劉維翰  
劉文指  
朱履  
曰稱

十

...







二十一字依倣五經文字爲七十六部前載開成二年八月牒云准大和七年十二月敕覆九經字體者今所詳覆多依司業張參五經文字爲准諸經之中別有疑闕古今體異隸變不同如總據說文卽古體驚俗若依近代文字或傳寫乖謬今與校勘官同商較是非取其適中纂錄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於五經文字之末蓋二書相輔而行當時卽列石壁九經之後明嘉靖乙卯地震二書同石經竝損闕焉近時馬曰璐得宋拓本而刊之

猶屬完善其間傳寫失真及校者意改往往不免今更依石刻殘碑詳加覆訂各以案語附之下方五經文字音訓多本陸德明經典釋文或註某反或註音某元度時避言反字無同音字可註者則云某平某上就四聲之轉以表其音是又二書義例之異云爾

汗簡三卷目錄敘略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郭忠恕撰忠恕字恕先洛陽人是書首有李建中題字後有附題兩行稱忠恕仕周朝爲朝散大



夫宗正丞兼國子書學博士疑亦建中所記然據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及蘇軾集所載忠恕小傳竝稱宋太宗時召忠恕爲國子監主簿後流登州道卒則不得爲周人又陶岳五代史補載周祖入京師時忠恕爲湘陰公推官面責馮道之賣國則先已仕漢題周更誤矣宋史藝文志以此書與佩觿竝載而晁陳諸家書目皆不著錄則在宋代亦罕見此本乃宋李建中得之祕府大中祥符五年李直方得之建中初無換人名字建中以字下註文

有臣忠恕字證以徐鉉所言定爲忠恕所作其分部從說文之舊所徵引古文凡七十一家前列其目字下各分註之時王球呂大臨薛尚功之書皆未出故鐘鼎闕焉其分隸諸字卽用古文之偏旁與後人以真書分部案韻繫字者不同鈍吟雜錄載馮舒嘗論此書以沔沔腴駛諸字援文就部爲疑然古文部類不能盡繩以隸楷猶之隸楷轉變不能盡繩以古文舒之所疑蓋不足爲累且所徵七十一家存於今者不及二十分之一後來談古



文者輾轉援據大抵從此書相販鬻則忠恕所編實為諸書之根柢尤未可以忘所自來矣

佩觿三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郭忠恕撰此書上卷備論形聲譌變之由分為三科一曰造字二曰四聲三曰傳寫中下二卷則取字畫疑似者以四聲分十段曰平聲自相對曰平聲上聲相對曰平聲去聲相對曰平聲入聲相對曰上聲自相對曰上聲去聲相對曰上聲入聲相對曰去聲自相對曰去聲入聲相對曰入聲自

相對未附與篇韻音義異者十五字又附辨證舛誤者一百十九字不署名字不知何人所加以其可資考證仍並存之惠棟九經古義嘗駁忠恕以云字為視而反以視為俗字今考其中如謂車字音尺遮反本無居音蓋因韋昭辨釋名之說未免失於考訂又書號八分久有舊訓蔡文姬述其父語自必無譌乃以為八體之外別分此體強為穿鑿亦屬支離至於以天承口為吳已見越絕書而引三國志為徵景為古影字已見高誘淮南子註



而云葛洪字苑加彡案此俗顏氏家訓之誤又陶侃本字士行而誤作士衡東方朔以來來為叢本約略近似而遂造叢字均病微疎然忠恕洞解六書故所言具中條理如辨逢姓之逢音皮江反不得讀如逢遇本字證之漢隸字源逢字下引逢盛碑通作逢則姓氏之逢雖通作逢亦仍作皮江反可證顏師古之譌又若辨角里本作角里與角亢字無異亦不用顏師古恐人誤讀故加一拂之說證之漢四老神位神胙几石刻角里實作角里與此書合則

知忠恕所論較他家精確多矣

古文四聲韻五卷

刑部郎中汪啟淑家刊本

宋夏竦撰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景德三年舉賢良方正官至武甯軍節度使諡文莊事蹟具宋史本傳據吾衍學古編稱夏竦古文四聲韻五卷前有序併全銜者好別有僧翻本不可用又據全祖望鮚崎亭集有是書跋稱借鈔於范氏天一閣為紹興乙丑浮屠寶達重刊蓋即吾衍所謂僧翻本也此本從汲古閣影寫宋刻翻雕有慶歷四年竦



自序卷首題開府儀同三司行吏部尚書知亳州  
軍州事夏竦集是吾衍所謂前有序及全銜者矣  
其書以四聲分隸古篆全祖望跋稱所引遺書八  
十八家以校郭氏汗簡未嘗多一種實卽取汗簡  
而分韻錄之絕無增減異同雖不作可也其說固  
是然汗簡以偏旁分部而偏旁又全用古文不從  
隸體粹不易尋此書以韻分字而以隸領篆較易  
於檢閱此如既有說文而徐鍇復作篆韻譜相輔  
而行固未可廢其一也惟其書由雜綴而成多不

究六書之根柢如窺卽古親字也親字下旣云古  
尚書作覲又別出一窺字譌從宀爲從穴云卽古  
雲字也雲字旣云說文作𩇛云字下又云王存又  
切韻作𩇛卽古瞿字也瞿字下引汗簡作𩇛瞿  
字下又引崔希裕纂古作瞿以及朝鼉聞闈協叶  
之類不可殫數龕字引古尚書是西伯戡黎之戡  
古字通也乃不併於戡字而自爲一條是由不知  
古文誤以一字爲二也澄卽澂字之別體澄字下  
引雲臺碑作𩇛澂字下引王庶子碑作𩇛彩卽采



字之別體采字下引雲臺碑作𠃉彩字下引義雲  
章作𠃉以及桐杲崇密窺闕暮謨仙僊員圓熙熙  
奉捧淮準帽昌竟競之類不可殫數是又由不辨  
俗書誤以一字爲二也覃韻之函乃函蓋字咸韻  
之函乃函谷字而竝引南岳碑作𠃉仙韻之鮮乃  
腥鮮字於古當從三魚獮韻之鮮乃鮮少字於古  
當從是從少乃竝云古老子作𠃉顏黃門說作𠃉  
古尚書作𠃉說文訓荒爲大訓荒爲荒蕪本爲兩  
字而以古尚書之荒字籀韻之荒字竝列荒字下

是不辨音義以二字合爲一也𠃉𠃉𠃉三字竝出  
說文乃惟云𠃉字出說文𠃉字則云出貝邱長  
碑古老子三字則云出天台經幢𠃉字出石鼓文  
乃云出王存又切韻鐳字出說文廡字出儀禮灋  
字廡字𠃉字籀字出周禮乃竝云出崔希裕纂古  
𠃉字出荀子公羊傳乃云出古文是不求出典隨  
所見而摭摭也蕒字說文本作𠃉乃云出唐韻夢  
字說文本作𠃉乃云出汗簡燒字說文本作燒乃云  
出崔希裕纂古以及今回冰井丑志之類全與說文相



同者亦不可殫數是併不辨小篆也至於室字云季札墓銘作窩季札墓銘無室字怕字云古孝經作𠄎古孝經無怕字益杜撰矣他如𧈧𧈩錢鍊𧈪𧈫之類相連竝列猶云一篆文一改篆爲隸也至保字下云崔希裕纂古作保鴈字下云籀韻作鴈則全作隸書點畫不異更不解其何故讀是書者亦未可全據爲典要也所列韻目據自序云本唐切韻仙韻下增一宣韻與徐鍇韻譜同覃談二韻列於麻後陽前蒸登二韻列於添後咸前與顏元孫千祿字書同蓋唐制如是至齊韻之後佳韻之前增一梭韻與二書又不同殆唐韻亦非一本歟是則不可考矣

類篇四十五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舊本題司馬光撰景定癸亥董南一作光切韻指掌圖序亦稱光嘗被命修纂類篇古文奇字蒐獵殆盡然書後有附記曰寶元二年十一月翰林院學士丁度等奏今修集韻添字既多與顧野王玉篇不相參協欲乞委修韻官將新韻添入別爲類



金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一  
篇與集韻相副施行時修韻官獨有史館檢討王  
洙在職詔洙修纂久之洙卒嘉祐二年九月以翰  
林學士胡宿代之三年四月宿奏乞光祿卿直祕  
閣掌禹錫大理寺丞張次立同加校正六年九月  
宿遷樞密副使又以翰林學士范鎮代之治平三  
年二月范鎮出鎮陳州又以龍圖閣直學士司馬  
光代之時已成書繕寫未畢至四年十二月上  
之然則光於是書特繕寫奏進而已傳爲光  
修非其實也書凡十五卷每卷各分上中下故稱

四十五卷末一卷爲目錄用說文解字例也凡分  
部五百四十四其編纂之例有九一曰同音而異  
形者皆兩見二曰同意而異聲者皆一見三曰古  
意之不可知者皆從其故四曰變古而有異義者皆  
從今五曰變古而失真者皆從古六曰字之後出而  
無據者皆不特見七曰字之失故而遂然者皆明其  
由八曰集韻之所遺者皆載九曰字之無部分者皆  
以類相聚考集韻所收併重文爲五萬三千五百  
二十五字此書凡文三萬一千三百一十九重音



二萬一千八百四十六僅五萬三千一百六十五  
字較集韻所收尚少三百六十字而例云集韻所  
遺皆載者蓋集韻重文頗為雜濫此書凡字之後  
出而無據者皆不特見故所刪之數多於所增之  
數也其所編錄雖不及說文玉篇之謹嚴然字者  
孳也輾轉相生有非九千舊數所能盡者玉篇已  
增於說文此書又增於玉篇時會所趨久則為律  
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固難以一格拘矣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宋薛尚功撰尚功字用敏錢塘人紹興中以通直  
郎僉定江軍節度判官廳事是書見於晁公武讀  
書志宋史藝文志均作二十卷與今本同惟陳振  
孫書錄解題作鐘鼎法帖十卷卷數互異似傳寫  
脫二字然吾邱衍學古編亦作十卷所云刻於江  
州與振孫之說亦符蓋當時原有二本也所錄篆  
文雖大抵以考古博古一圖為本而蒐輯較廣實多  
出於兩書之外其中如十六卷中載比干墓銅槃銘  
之類未免真偽雜糅然大致可稱博洽即以卷首



商鼎一類考之若箕鼎及維揚石刻之出於古器物銘濟南鼎之出於向濬刻本皆非舊圖之所有至其箋釋名義考據尤精如攷古圖釋薑鼎云周景王十三年鄭獻公薑立此書獨從博古圖以爲商鼎夔鼎銘五字博古圖云上一字未詳此書以上一字爲夔字父乙鼎銘亦五字博古圖云末一字未詳此書以末一字爲彝字又如博古圖釋召夫鼎銘詞有午刊二字此書作家刊博古圖釋父甲鼎銘作立戈父甲此書作子父甲又凡博古圖

所云立戈橫戈形者此書多釋爲子字其立說竝有依據蓋尚功嗜古好奇又深通篆籀之學能集諸家所長而比其同異頗有訂譌刊誤之功非鈔撮蹈襲者比也尚功所著別有鐘鼎篆韻七卷蓋卽本此書而部分之今其本不傳然梗概已具於此矣舊刻久佚此本爲明崇禎中朱謀壘所刊自序稱購得尚功手書本雖果否真蹟無可證明然鈎勒特爲精審較世傳寫本爲善云

案此書雖以鐘鼎款識爲名然所釋者諸器



之文字非諸器之體製改隸字書從其實也  
至博古圖中之因器及銘者則宜入譜錄不  
在此例隋志併石經入小學以刻文同異可  
資參考之故然萬斯大石經考之類皆但溯  
源流不陳字體與小學無涉今仍附之金石  
焉

復古編二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宋張有撰有字謙中湖州人張先之孫出家為道  
士是書根據說文解字以辨俗體之譌以四聲分

隸諸字於正體用篆書而別體俗體則附載註中  
猶顏元孫千祿字書分正俗通三體之例下卷入  
聲之後附錄辨證六篇一曰聯縣字二曰形聲相  
類三曰形相類四曰聲相類五曰筆迹小異六曰  
上正下譌皆剖析毫釐至為精密然惟以說文正  
小篆而不以小篆改隸書故小篆之不可通於隸  
者則曰隸作某亦顏元孫所謂總據說文則下筆  
多礙當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者也樓鑰集有此  
書序稱其嘗篆楊時踵息菴記以小篆無菴字竟



金定四庫全書卷四十一  
作隸體書之知其第不以俗體入篆爾作隸則未  
嘗不諧俗鑰序又記其爲林攄母撰墓碑書魏字  
作魏終不宥去山字陳振孫所記亦同然考此書  
魏字下註曰今人省山以爲魏國之魏不以爲俗  
體別字是其說復古而不戾今所以爲通人之論  
視魏校等之詭僻盜名強以篆籀入隸者其識趣  
相去遠矣此本爲明萬歷中黎民表所刊字畫頗  
爲清析惟不載鑰序然鑰所云陳瓘程俱前後序  
則皆相符蓋猶從舊本傳刻者也

漢隸字源六卷

內府藏本

宋婁機撰機字彥發嘉興人乾道二年進士甯宗  
朝累官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權知樞密院事兼太  
子賓客進參知政事提舉洞霄宮事蹟具宋史本  
傳是書前列攷碑分韻辨字三例次碑目一卷凡  
漢碑三百有九魏晉碑三十有一各紀其年月地  
里書人姓名以次編列卽以其所編之數註卷中  
碑字之下以省繁文次以禮部韻略二百六部分  
爲五卷皆以真書標目而以隸文排比其下韻不



能載者十四字附五卷之末終焉其文字異同亦  
隨字附註如後漢修孔子廟禮器碑內韓明府名  
勅字叔節歐陽修謂前世見於史傳未有名勅者  
而此書引繁陽令楊君碑陰亦有程勅以證集古  
錄考核之疎又若曲江之爲曲紅引周憬碑遭罹  
之爲遭離引馬江碑陂障之爲波障引孫叔敖碑  
委蛇之爲禕隋引衡方碑於古音古字亦多存梗  
概皆足爲考證之資不但以點畫波磔爲書家模  
範已也

班馬字類五卷

內府藏本

宋婁機撰前有樓鑰序稱爲史漢字類案司馬在  
前班固在後倒稱班馬起於杜牧之詩於義未合  
似宜從鑰序之名然機跋實自稱班馬今姑仍之  
其書採史記漢書所載古字僻字以四聲部分編  
次雖與文選雙字兩漢博聞漢雋諸書大概略同  
而考證訓詁辨別音聲於假借通用諸字臚列頗  
詳實有裨於小學非僅供詞藻之掇摭未有機自  
跋二則辨論字義亦極明析其中有如降古音洪



眉古作睂之類可以不載者亦有如璇璣玉衡本尚書衲服振振本左傳之類不得以史漢爲出典者與幾致刑措之幾不茹園葵之茹音義與今竝同者一概摺拾未免小失簡汰又袁文襄牖閒評糾其引史記禮書不稟京師之稟當從示不當從禾漢書西域傳須諸國稟食之稟當從禾不當從示二字交誤亦中其失然古今世異往往訓詁難通有是一編區分類聚雖閒有出入固不失爲考古之津梁也

字通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李從周撰從周始末未詳據嘉定十三年魏了翁序但稱爲彭山人字曰肩吾未有寶祐甲寅虞銑刻書跋亦但稱得本於了翁均不及從周之仕履莫能考也是書以說文校隸書之偏旁凡分八十九部爲字六百有一其分部不用說文門類而分以隸書之點畫旣乖古法又旣據隸書分部乃仍以篆文大書隸書夾註於體例亦頗不協且如水字火字旣入上兩點類而下三點內又出水字



火字旁三點示字類又再出水字下四點內又出  
火字水字如此之類凡一百二十三字破碎冗雜  
殊無端緒至於干字收於上兩點類獨從篆而不  
從隸既自亂其例回字收於中日字類臣字巨字  
臣字收於自字類東字收於里字類併隸書亦不  
相合均爲乖刺然其大旨主於明隸書之源流而  
非欲以篆文改隸猶顏元孫所謂去泰去甚使輕  
重合宜者宋人舊帙流傳已久存之亦可備檢閱  
也卷末別附糾正俗書八十二字其中如壅塞必

作邕塞芝草必作之草衣裳必作衣常添減必作  
沾減規矩必作規巨心膂必作心呂鐙炷必作鐙  
主袒裼必作但裼負荷必作負何巾幌必作巾帥  
竭力必作渴力肘腋必作肘亦是雖於古有據而  
今斷斷不能行其前題詞有復古編字通尚未及  
之略具如左文云云似非從周之語又虍字類虛  
字條下既稱今別作墟非是而又出虛作墟非一  
條指爲字通所未及使出從周不應牴牾如此其  
或後人所竄入歟



元戴侗撰考姓譜侗字仲達永嘉人淳祐中登進士第由國子監簿守台州德祐初由祕書郎遷軍器少監辭疾不起其所終則莫之詳矣是編大旨主於以六書明字義謂字義明則貫通羣籍理無不明凡分九部一曰數二曰天文三曰地理四曰人五曰動物六曰植物七曰工事八曰雜九曰疑盡變說文之部分實自侗始其論假借之義謂前人以令長爲假借不知二字皆從本義而生非由

外假若韋本爲韋背借爲韋革之韋豆本爲俎豆借爲豆麥之豆凡義無所因特借其聲者然後謂之假借說亦頗辯惟其文皆從鐘鼎其註旣用隸書又皆改從篆體非今非古頗礙施行元吾邱衍學古編曰侗以鐘鼎文編此書不知者多以爲好以其字字皆有不若說文與今不同者多也形古字今雜亂無法鐘鼎偏旁不能全有卻只以小篆足之或一字兩法人多不知如日本音畏加山不過爲寰字乃音作官府之官邨字不從寸木乃書



爲村引杜詩無村眺望賒爲證甚誤學者許氏解  
字引經漢時有篆隸乃得其宜今侗亦引經而不  
能精究經典古字反以近世差誤等字引作證據  
鏘鍾磬鋸尿管等字以世俗字作鐘鼎文卯字解  
尤爲不典六書到此爲一厄矣云云其詆譏甚至  
雖不爲不中其病然其苦心考據亦有不可盡泯  
者略其紕繆而取其精要於六書亦未嘗無所發  
明也

龍龕手鑑四卷

浙江吳玉  
壩家藏本

遼僧行均撰行均字廣濟俗姓于氏晁公武讀書  
志謂此書卷首僧智光序題云統和十五年丁酉  
七月一日沈括夢溪筆談乃謂熙甯中有人自契  
丹得此書入傳欽之家蒲傳正取以刻版其序未  
舊云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公削去之云云今案此  
本爲影鈔遼刻卷首智光原序尚存其紀年實作  
統和不作重熙與晁公武所說相合知沈括誤記  
又文獻通考載此書三卷而此本實作四卷智光  
原序亦稱四卷則通考所載顯然誤四爲三殆皆



金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一  
隔越封疆傳聞紀載故不免失實歟其書凡部首  
之字以平上去入爲序各部之字復用四聲列之  
後南宋李燾作說文五音韻譜實用其例而小變  
之每字之下必詳列正俗今古及或作諸體則又  
行均因唐顏元孫千祿字書之例而小變之者也  
所錄凡二萬六千四百三十餘字註一十六萬三  
千一百七十餘字并註總一十八萬九千六百一  
十餘字於說文玉篇之外多所搜輯雖行均尊其  
本教每引中阿含經賢愚經中諸字以補六書所

未備然不專以釋典爲主沈括謂其集佛書中字  
爲切韻訓詁殊屬不然不知括何以云爾也括又  
謂契丹書禁至嚴傳入別國者法皆死故有遼一  
代之遺編諸家著錄者頗罕此書雖頗參俗體亦  
閒有舛譌然吉光片羽幸而得存固小學家所宜  
寶貴也

六書統二十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元楊桓撰桓字武子號辛泉兗州人中統四年以  
郡諸生補濟州教授累官太史院校書監察御史



終國子監司業事蹟具元史本傳是書至大丙申  
其子守義進於朝詔下江浙鏤版前有翰林直學  
士倪堅序又有國子博士劉泰後序而桓自序為  
尤詳大旨以六書統諸字故名曰統凡象形之例  
十會意之例十有六指事之例九轉注之例十有  
八形聲之例十有八案周禮注作諧聲此作  
形聲蓋從許慎說文假借  
之例十有四其象形會意轉注形聲四例大致因  
戴侗六書故門目而衍之指事假借二例則桓以  
意鉤稽自生分別所列先古文大篆次鐘鼎文次

小篆其說謂文簡意足莫善於古文大篆惜其數  
少不足於用文字備用者莫過小篆而譌謬於後  
人之傳寫者亦所不免今以古文證之悉復其舊  
蓋桓之自命在是然桓之紕繆亦即在於是故其  
說至於不可通則變一例所變之例復不通則不  
得不又變一例數變之後紛如亂絲於是一指事  
也有直指其事有以形指形有以意指意有以形  
指意有以意指形有以注指形有以注指意有以  
聲指形有以聲指意一假借也有聲義兼借有借



聲不借意有借意不借聲有借諧聲兼義有借諧聲有借近聲兼義有借近聲有借諧近聲有因借而借有因省而借有借同形有借同體有非借而借輾轉逃替幾於不可究詰蓋許慎說文爲六書之祖如作分隸行草必以篆法繩之則字各有體勢必格鬪而難行如作篆書則九千字者爲高曾之矩矱矣桓必欲偁而改錯其支離破碎不足怪也以六書論之其書本不足取惟是變亂古文始於戴侗而成於桓侗則小有出入桓乃至於橫決而不顧後來魏校諸人隨心造字其弊實濫觴於此置之不錄則桓穿鑿之失不彰故於所著三書之中錄此一編以著變法所自始朱子所謂存之正以廢之者茲其義矣

周秦刻石釋音一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吾邱衍撰衍字子行錢塘人初宋淳熙閒有楊文昂者著周秦刻石釋音一書載石鼓文詛楚文泰山嶧山碑至是衍以所取琅邪碑不類秦碑不應收入因重加刪定以成是書前有至大元年衍



自序謂石鼓以所藏甲秀堂圖譜爲之而削去鄭樵音訓又正詛楚文二字合泰山嶧山石刻字共爲一卷而仍其書名又列諸家音注書評於後其敘石鼓次第與薛尚功楊慎本合而與今本異其曰文幾行行幾字重文闕文幾字者卽朱彝尊據以編石鼓攷者也然其所謂闕文幾字者仍第執一時所見之本而言卽潘迪音訓與衍是書同作於元時其音釋亦不盡同蓋金石之文摹搨有明晦裝潢有移掇言人人殊不足異也至所正詛楚

文二字絆之爲縫其說於古無所據以文義字體按之皆未可信選之爲遂則選遂二字詛楚文石本版本皆無其文不知衍所據何本然衍距今四百年其所見之本或有異同未可執今本相詰難錄備一說要亦足廣異聞耳

字鑑五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李文仲撰文仲長洲人自署吳郡學生其始末則無考也文仲從父世英以六書惟假借難名因輯類韻二十卷以字爲本音爲幹義訓爲枝葉自



一而二井然不紊凡十年始成而韻內字畫尚有未正者文仲因續爲是書依二百六部之韻編次之辨正點畫刊除俗謬於諸家皆有所駁正中閒如橐从禾高聲而誤作橐隙从阜从窠而誤作隙則糾干祿字書之失如肇肇原有二字而止收肇字反以肇爲俗豎字誤从立作豎徹字誤从去作徹析字誤从片作析則糾五經文字之失如屯本訓難借爲屯聚字而郭忠恕以屯音迤別出屯爲屯聚字於假借之義不合則糾佩觿之失他若增

韻韻會諸本則舉正之處尤多大旨悉本說文以訂後來沿襲之謬於小學深爲有裨至若芟字變爲葶字變爲墮墜字變爲隳之類則以爲承譌既久難於遽改而但於本字下剖析其所當然深得變通之宜亦非泥古駭俗者所可比也其書久無傳本康熙中朱彝尊從古林曹氏鈔得始付長洲張士俊刊行之云

說文字原一卷六書正譌五卷

大學士于敏中家藏本

元周伯琦撰伯琦字伯溫饒州人官至兵部侍郎



明郎瑛七修類彙載其降於張士誠士誠破後爲明太祖所誅謂元史稱其後歸鄱陽病卒爲誤考徐禎卿翦勝野聞先有此說然宋濂修史在太祖時使伯琦果與士誠之黨同誅濂等不容不知至翦勝野聞本出依託不足爲據瑛所言殆傳聞失實也是二書前有至正乙未國子監丞宇文公諒總序說文字原之首有伯琦自序題至正己丑而六書正譌則無序意其佚脫也明嘉靖元年滁陽于器之重刊於浙中瓊州黃芳爲序崇禎甲戌胡

正言又重刊之正言字曰從海陽人官中書舍人工於鐫篆有十竹齋印譜兩集此二書篆文卽所手書也昔許慎說文凡分五百四十部其先後之序或有義或無義不盡可考徐鍇作說文繫傳仿周易序卦之例一一明其次第連屬之故未免失之牽合伯琦是書又以慎之部分增廿部曰丁字蟲只屈不尙世牽、又母九口一十七部又改韻爲百改箕爲其改危爲夂改雲爲云變其字者四部刪其飛儿萼凶鹵矛辛豈鼓臼有巧蓐初曾与



十七部移其原第使以類相從以明輾轉孳生之義分爲一十二部如禿字說文从人在禾中伯琦則謂从木諧聲从禾爲謬尸字小篆一筆三折屈曲相連伯琦則謂爲傳寫之誤當从臥人之形作二筆書之與慎亦頗有異同至於以側山爲阜倒出爲市之類訓爲轉注則仍與會意無分未免自我作古耳其六書正譌以禮部韻略部分分隸諸字列小篆爲主先註制字之義而以隸作某某俗作某某辨別於下略如張有復古編之意其間

如芙蓉之蓉必書爲頌枝幹之幹必書爲干多牽強而不可行且全書皆用今韻而宜字則以篆文從多諧聲移於歌韻全書皆用小篆而香字仍從古文作臭別註小篆作香如斯之類尤未免爲例不純大抵伯琦此二書推衍說文者半參以己見者亦半瑕瑜互見通蔽相仿不及張有復古編之精密而亦不至如楊桓六書統之糅雜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姑存以備一解亦兼收竝蓄之意云爾

漢隸分韻七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無時代考其分韻以一東二冬  
三江等標目是元韻非宋韻矣其書取洪适等所  
集漢隸依次編纂又以各碑字迹異同縷列辨析  
考吾邱衍學古編有合用文集品目一門其第七條  
隸書品中列有隸韻兩冊麻沙本與隸韻為一副  
刊案此隸韻為劉球  
碑本隸韻十卷字體不好以其冊數少乃可  
常用之故列目於此云云疑即此本顧藹吉隸辨  
序稱別有漢隸分韻字既乖離迹復醜惡其詆謔  
此書與吾邱衍略同然一人第以書迹筆法論耳要

其比較點畫訂正舛互亦有足資考證者前人舊  
本寸有所長要未可竟從屏斥也

六書本義十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趙撝謙撰撝謙原名古則餘姚人宋秦悼惠王  
之後明初徵修洪武正韻持議不協出為中都國  
子監典簿罷歸尋以薦為瓊山縣教諭事蹟具明  
史文苑傳焦竑筆乘稱其字學最精行世者惟六  
書本義及學範六篇學範蕪雜殊無可取是編六  
書論及六書相生諸圖大抵祖述鄭樵之說其凡



例有曰說文原作五百四十部今定為三百六十部不能生者附各類後今以其說考之若說文畱字為一部以畱字為子而撝謙則併入田部說文包字為一部以胞匏字為子而撝謙則併入勺部說文幺字為一部以幾幽字為子而撝謙則併入么部凡若此類以母生子雖不過一二而未嘗無所生之子與凡例所云不能生者不同乃一概併之似為未當又若說文儿部儿讀若人充兌諸字從之與人字異體而撝謙則併入人部說文本部

臯字從夆從白而撝謙誤以從白為從自附入自部則於字體尤舛第於各部之下辨別六書之體頗為詳晰其研索亦具有苦心故錄而存之以不沒所長焉

奇字韻五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明楊慎撰慎有檀弓叢訓已著錄是編標字體之稍異者類以四聲故曰奇字考六書以說文所載小篆為正若衛宏揚雄所學則別有古文奇字以非六書偏旁所可推也此書以奇字標名而若說



文引經豐其屋豐作豐克岐克嶷嶷作嶷靜女其  
姝姝作姝庶草繁廡廡作無天地網緼作壹壹營  
營青蠅止于樊樊作楸故源源而來源源作源源  
泣血漣如漣作漣之類雖與今經文異而皆有六  
書偏旁可求則正體而非奇字且此類甚多不勝  
載如說文引尚書嶋夷作嶋夷引論語友便佞便  
作誹引詩赫兮喧兮喧作愴引周禮膳膏臊臊作  
皦孤乘夏篆篆作軻引易包荒用馮河荒作荒引  
詩在河之洲洲作州引易服牛乘馬服作備引書

濬畎澮距川畎澮作々々引春秋傳翫歲而惕日  
翫作忒惕作湫引易夫乾確然確作崔引春秋傳  
執玉惰惰作惰引詩納于凌陰凌作勝又引詩白  
圭之玷玷作刮引書闢四門闢作闢異同之處不  
可殫數此書所載殊不及十之二三至於岷之作  
汶禱之作禱皆假借字而亦概列為奇字九屬不  
倫又如蒿字下但註一災字而不云本鹽鐵論罕  
被寇蒿蒿音災廡字下但註一牆字而不云本管  
子地員篇行廡落房元齡註為行廡及籬落闔字



下但註一開字而不云本漢書匈奴傳乃遣闔陵侯  
將兵別圍車師及今欲與漢闔大關顏師古註闔  
與開同荏字下但註一槎字而不云本漢書貨殖  
傳然猶云山不荏藁師古註荏古槎字闔字下但註  
一闔字而不云本漢書揚雄傳東鄰昆崙西馳闔  
闔師古註闔與閭同則全逃其所出其字下註音  
該但引曹植詩而不知淮南子爨其燧火高誘註  
其音該沝字下註音流但引賈誼傳朝廷之視端  
沝平衡而不知考荀子榮辱篇其沝長矣楊倞註

沝古流字則不溯其所始又如冬韻載察字引說  
文而不知漢書地理志蒼梧師古曰梧古松字與  
察同一古今字賁字下註云古文斑而不知荀子  
彊國篇曰如此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楊倞註賁  
讀如墳漢書翟方進傳賁麗善爲星師古曰賁音  
肥緩字下註與緩同而不知漢書李廣傳又作爰  
臂如涪曰臂如緩臂其闕佚又不可枚舉蓋慎充  
於腹笥特就所記憶者錄之故於諸書不暇詳考  
然於秦漢載籍亦已十得三四講六書者去其疵



而錄其醇或亦不無所助焉

古音駢字一卷續編五卷

江蘇巡撫探進本

古音駢字一卷明楊慎撰續編五卷

國朝莊履豐莊鼎鉉全撰古人字少而韻寬故用字往往假借是書取古字通用者以韻分之各註引用書名於其下由字體之通求字音之通於秦漢以前古音頗有考證但遺闕過多牽合亦復時有卽以開卷東冬韻論之如荀子議兵篇云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註曰隴種新序作龍鍾禮論

篇曰彌龍註曰彌如字又讀爲弭楚辭九章曰蓀詳龔而不聞補註云詳與佯同九歎云登逢龍而下隕兮違故都之漫漫註云逢一作逢古本作蓬吳越春秋越王無餘外傳曰大夫曳庸註曰左傳作后庸國語舌庸史記五帝本紀曰其後有劉累擾龍應劭曰擾音柔故五帝本紀又曰擾而殺徐廣曰擾一作柔則擾柔字通倉公列傳曰臣意胗其脈曰迴風註曰迴音洞言洞入四肢漢書地理志曰都龐應劭曰龐音龍師古曰音龔揚雄傳曰



奮六經以攄頌師古曰頌讀若容大戴禮衛將軍  
文子篇曰詩云受小共大共爲下國恂蒙註曰今  
詩爲駿龐五帝德篇曰鳥獸昆虫考說文以虫爲  
虺然漢代碑刻卽用虫爲蟲則虫蟲通此書原本  
續本均未舉及則採摭之未備也又如原本於蠶  
門二字註出荀子而史記龜策列傳亦作蠶門乃  
不註續本於蠶冬滿冬門冬引爾雅註而山海經  
曰其草多芍藥蠶冬乃不註又引廣雅膺匈二字  
謂匈曾通而管子內政篇曰平正擅匈註曰和氣

獨擅匈中亦古曾字乃亦不註則訓釋之未詳也  
他如圓鍾函鍾是黃鍾林鍾別名非黃通爲圓林  
通爲函其浸盧維讀作盧灘恐亦鄭元之改字未  
可盡槩以古音乃一例定爲通用未免附會然大  
勢徵引賅洽足資考證古字之見於載籍者十已  
得其四五亦可云小學之善本矣

俗書刊誤十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焦竑撰竑有易筌已著錄是書第一卷至第四  
卷類分四聲刊正譌字若半之非丰容不從谷是



也第五卷考字義若赤之通尺馳之同猶是也第  
六卷考駢字若句婁之不當作响嘯辟歷之不當  
作霹靂是也第七卷考字始若對之改口從土本  
於漢文疊之改晶從晶本於新莽是也第八第九  
卷考音同字異若庖犧之為炮義神農之為神由  
是也第十卷考字同音異若敦有九音直凡兩讀  
是也第十一卷考俗用雜字若山岐曰岔水岐曰  
汜是也第十二卷考字形疑似若禾之與禾支之  
與支是也其辨最詳而又非不可施用之僻論愈

於拘泥篆文不分字體者多矣

字彙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葉秉敬撰秉敬字敬君衢州西安人萬歷辛  
丑進士官至荆西道布政司參議尋移南瑞未  
行而卒秉敬學頗淹通著書四十餘種是編取  
字形似而義殊者分類詰之與郭忠恕佩觿大  
旨略同每字綴以四言歌訣則秉敬自創之體  
凡例謂彙子眉目髮膚雖無別而伯仲先後弗  
淆當察乎子母相生之微引伸觸類故其說悉



根柢說文毫釐辨析於偏傍點畫分別了然又該以韻語便於記誦亦小學之津筏也其書爲杭人潘之淙所刻前有篆體辨訣一篇乃以七言歌括辨篆文偏旁之同異不知何人所撰由來已久之淙以其與此書可互相參究故附刊以行其區別形體亦頗有資於六書惟其末比舊本增多一百二十四句則紕繆杜撰不一而足如謂抽字不當從由咽字不當從因已顯與說文相背甚且臆造篆文如琴上加一對內從

干均極譌誤至勇本從甬而云角力爲勇稷古文省作畀而云與槐柳同此類尤爲乖舛蓋無識者所竄入不足依據今姑從原本錄之而糾正其失於此庶不疑誤後學焉

康熙字典四十二卷

康熙五十五年

聖祖仁皇帝御定古小學存於今者惟說文玉篇爲最舊說文體皆篆籀不便施行玉篇字無次序亦難檢閱類篇以下諸書則惟好古者藏弄之世弗通用所



通用者率梅膺祚之字彙張自烈之正字通然字彙疎舛正字通尤爲蕪雜均不足依據康熙四十九年乃

諭大學士陳廷敬等刪繁補漏辨疑訂譌勒爲此書仍兩家舊目以十二辰紀十二集而每集分三子卷凡一百一十九部冠以總目檢字辨似等韻各一卷殿以補遺備考各一卷部首之字以畫之多寡爲序部中之字亦然每字之下則先列唐韻廣韻集韻韻會正韻之音唐韻久佚今能一一徵引者

徐鉉校說文所用卽唐韻之翻切也次訓釋其義次列別音別義次列古音均引證舊典詳其始末不使一語無稽有所攷辨卽附於註末又每字必載古體用說文例改從隸書用集韻例兼載重文別體俗書譌字用于祿字書例皆綴於註後用復古編例仍從其字之偏旁別出於諸部用廣韻互見例至於增入之字各依字畫多寡列於其數之末則說文之新附禮部韻略之續降例也其補遺一卷收稍僻之字備考一卷收不可施用之字凡



金定四庫全書卷四十一  
古籍所載務使包括無遺蓋拘泥古義者自說文九千字外皆斥爲僞體遂至音韻必作音均衣裳必作衣常韓愈書爲韓愈諸葛亮書爲諸葛諒動生滯礙於事理難通固爲不可若夫孫休之所自造王起之所未識傅奕之稱聖人段成式之作卷字皆攷之古而無徵用之今而多駭存而竝列則通儒病其荒唐削之不登則淺儒疑其挂漏別爲附錄等諸外篇尤所謂去取得中權衡盡善者矣御製序文謂古今形體之辨方言聲氣之殊部分班列開

卷了然無一義之不詳無一音之不備信乎六書之淵海七音之準繩也

御定清文鑑三十二卷補編四卷總綱八卷補總綱二卷

乾隆三十六年奉

敕撰我

國家發祥長白實金源之舊疆金史章宗本紀載明昌五年以葉魯谷神始製國字詔依倉頡立廟例祀於上京又選舉志稱進士科以策論試國人用



國字爲程文陶宗儀書史會要則稱金太祖命完顏希尹撰國字其後熙宗亦製字並行希尹所製謂之大字熙宗所製謂之小字其字體波磔繁密頗類籀文當時必有字書今已無攷惟趙峴石墨鐫華所載天會十二年都統經略郎君行記一篇僅存其形製而已蓋有元一統之後其法漸不傳也我

太祖高皇帝肇建丕基

命巴克什額爾德尼以蒙古字聯綴

國語成句尚未別爲書體

太宗文皇帝始

命巴克什庫爾纏物造

國書以十二字頭貫一切音因音而立字合字而成

語今內閣所貯舊籍

今謂之老檔

卽其初體厥後增加

圈點音義益詳亦如籀變小篆隸變八分踵事而增以日趨於精密我

聖祖仁皇帝慮口傳筆授或有異同乃

命別類分門一一排纂勒爲清文鑑一書以昭法守惟未



及音譯其文

皇上復

指授館臣詳加增定為部三十有五子目二百九十有

二每條皆左為

國書右為漢語

國書之左譯以漢音用三合切韻漢書之右譯以

國書惟取對音以

國書之聲多漢字所無故三合以取之漢字之聲則

國書所具故惟用直音也至於

欽定新語一一載入九為詳備蓋字者孳也許慎說文

九千餘字李登聲類已增至一萬一千五百二十

字案聲類今無其書此據封演聞見記陸法言切韻一萬二千五十

六字陳彭年等重修廣韻已增至二萬六千一百

九十四字呂忱字林丁度集韻以下更莫能殫記

是由名物日繁記載遂不能不備

聖人制作亦因乎勢之自然為事之當然而已伏而讀

之因漢文可以通

國書因



國書可以通漢文形聲訓詁無所不具亦可云包羅  
巨細辨別精微者矣書中體例兼列字體字音宜  
入訓詁類中然譯語得音駢音爲字與訓詁之但  
解音義者不同故仍列諸字書類焉

御定滿洲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三十三卷

乾隆四十四年奉

敕撰初

聖祖仁皇帝敕撰清文鑑

皇上既

命補註漢字各具翻切釋文嗣以蒙古字尚未備列因  
再命詳加攷校續定是編以

國書爲主而貫通於蒙古書漢書每

國語一句必兼列蒙古語一句漢語一句以明其義  
又以蒙古字漢字各對

國語之音以定其聲漢字之音不具則三合以取之  
蒙古字之音不具則分各種讀法寫法收法以取  
之經緯貫穿至精密而至明顯循文伏讀無不一  
覽了然攷遼史太祖本紀稱神冊五年始製契丹



大字天贊三年詔確闕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漢字紀其功云云然則三體互通使彼此其喻實本古義許慎作說文小篆之下兼列籀文古文以互證其字揚雄作方言每一語一物亦具載某地謂之某以互證其語則三體彙爲一編使彼此相釋亦因古例用達書名於四方雖成周大同之盛亦無以逾於斯矣

欽定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

乾隆二十八年奉

敕撰先是乾隆二十年

威弧遙指戡定伊犁續又削平諸回部崑崙月窟咸隸黃圖琛賚旅來狄鞮重譯乃

命攷校諸番文字定著是編其部族之別曰天山北路曰天山南路曰青海曰西番其門目之別曰地曰山曰水曰人其文字之別首列

國書以爲樞紐次以漢書詳註其名義次以三合切音曲取其音聲次列蒙古字西番字托忒字回字排比連綴各註其譯語對音使綱舉目張絲連珠



貫攷譯語之法其來已久然國語謂之舌人特通其音聲而已不能究其文字左傳稱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穀梁傳稱吳人謂善爲伊謂稻爲緩亦於附近中國者通其聲音之異非於遐荒絕域識其書體辨其音讀也惟隋志載有蕃爾雅其書不傳度其所載亦不過天曰撐犁子曰孤塗之類未必能知旁行右引之文且書止一卷疏略尤可想見又輟耕錄載元杜本編五聲韻自大小篆分隸真草以至外蕃書蒙古新字靡不收錄題曰華夏同

音然統以五聲則但能載其單字不能聯貫以成文且外國之音多中國所不具而本以中國之字領韻乖舛必多蓋前代帝王聲教未能遠播山川繇邈輾轉傳聞自不免於譌漏有元雖混一輿圖而未遑考正其文字杜本以山林之士區區掇拾亦未能通其語言我

國家重熙累洽含識知歸我

皇上又神武奮揚濛汜以東皆爲屬國雁臣星使來往駢闐旣一一諳其字形悉其文義迨編摩奏



進又一

親御丹毫

指示改正故能同條共貫和會諸方一展卷而異俗殊

音皆如面語非惟

功烈之盛為千古帝王所未有即此一編亦千古帝王

所不能作矣

篆隸攷異二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國朝周靖撰靖字枚甯吳縣人明吏部文選司郎中

周順昌之曾孫也是書辨別篆隸同異用意與張

有復古編相類其小異者有書以篆文為綱而附

列隸字之正俗此則以隸字為綱於合六書者註

曰隸不合六書者註曰俗於隸相通而篆則不相

假借者註曰別

如隸字好醜之好與好惡之好而  
為一字篆則分好畋二字之類

各列篆文於其下又說文分部五百四十此則以

隸字點畫多少為次分部二百五十有七俾讀者

以所共知通其所未知較易於尋檢大旨斟酌於

古今之間盡斥鄙俚杜撰之文而亦不為怪僻難

行之論其凡例有曰庖犧畫卦已開書契之宗降至



小篆無慮幾變然許叔重以前雖有周鼓秦碑究無成書可據故鄭樵曰六書無傳惟藉說文此考以說文為主鐘鼎款識一槩不錄又曰如獮苗等字止載說文而剛曲見於經史反覺簡易此考甯取其簡不取其繁故去牛與艸是非悖謬說文實欲羽翼經史閱者可舉一以例百云云汪琬作是書序亦以泥古變古二者交譏而稱是書上引六經旁及子史究其本末析其是非至詳至悉而未嘗有詭異之說其論允矣其書未有刊版此本爲

康熙丙辰長洲文倉所手錄篆文頗爲工整迥非鈔胥所能驗其私印有小停雲字蓋文徵明之裔故筆法猶有家傳歟今錄存其書以著顏元孫去泰去甚之義俾從俗而戾古與從古而不可行於今者均知所別擇焉

隸辨八卷

內府藏本

國朝顧藹吉撰藹吉號南原長洲人是書鉤摹漢隸之文以宋禮部韻編次每字下分註碑名并引碑語其自序云銳志精思採摭漢碑所有字以爲解



經之助有不備者求之漢隸字源又云字源多錯  
謬舛船舛再體或不分血皿朋多形常莫別悉從  
隸釋隸續詳碑定字指摘無餘今考此書字形廣  
狹與世所刻婁機漢隸字源相同是陰以機書爲  
橐本且漢碑之出於機後者僅魯孝王刻石太室  
少室開母諸石闕及尹宙孔褒曹全張遷韓仁數  
種視機書所列不過百分之一二機所見三百九  
種其存於今者不過景君孔和史晨韓勅孔謙孔  
宏魯峻鄭固孔宙蒼頡衡方張壽孔彪潘乾武榮

王渙鄭季宣白石神君西狹頌郁閣頌二十餘種  
較其碑目所列已不及十分之一此二十餘種之  
外縱舊拓流傳亦斷璧零璣偶然一遇決不能如  
是之多藹吉何由得見原碑一一手摹其字則所  
云不備之字始求之字源殆不足憑又每字下所  
引碑語亦多舛錯如忠字下引孔宙碑躬忠恕以  
及人誤去躬字宿字下引孔憲碑諸則不宿誤連  
上文如毛二字爲句奎字下引史晨前碑得在奎  
婁句誤以爲後碑秦字下引華山碑改秦淫祀句



誤以爲韓勅碑此或讀碑時偶不及檢至通字下引唐扶頌通天之祐而唐扶頌實無此語蓋以隸釋所載受天之祐句與前行通天三統句適相齊而誤寫之是九僅據隸釋未見原碑之一證洪适之書具在安得諱所自來乎卽以原碑尚存者而論如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并碑陰碑兩側字數較多文義尚大概可考碑云莫不馳思歎仰師鏡而師字下引之誤截師鏡二字連下文顏氏二字爲句碑云更作二輿朝車威熹而車字下引之誤以

作二輿朝車爲句碑云仁聞君風燿敬咏其德而聞字下引之誤以聞君風燿爲句其君字下所引亦然碑云長期蕩蕩於盛而長字下引之誤截去於盛二字碑云於是四方士而方字下引之誤連下文仁字爲句碑陰有陳國苦虞崇之文苦者縣名虞崇者人姓名也而虞字下引之誤作陳國苦虞碑陰有雒陽李申伯之文而申字下引之誤截去伯字又有蕃加進子高之文而進字下引之誤截去蕃字碑側有河南匡師度徵漢賢之文其旁



別有河南偃師肯鄰通國一人顯然可證乃偃字  
泐痕似厚字遂誤以爲厚又不知偃偃通用復贅  
辨河南有偃師無厚師至於鄉字下引碑側題名  
金鄉師耀不知此乃碑陰小字後人所加非漢字  
亦非碑側又於率字下引碑陰魯孔方廣率不知  
碑文明是廣平惟明王雲鷺刊隸釋始誤爲廣率  
是併現存之碑亦僅沿襲舊刻未及詳考乃云採  
撫漢碑其亦誣矣惟其於婁機以後續出之碑盡  
爲摹入脩短肥瘠不失本真則實足補字源之闕

所纂偏旁一卷五百四十部能依說文次第辨證  
精核又附碑考二卷碑之存者註今在某處亡者  
引某書云在某處具有引證以年代先後爲次條  
理頗爲秩然則較字源碑目爲詳核後附隸八分  
考筆法二篇採輯舊說亦均有裨後學與婁氏書  
相輔而行固亦不必盡以重儷譏也

右小學類字書之屬三十六部四百七十八卷皆文  
淵閣著錄

案字體與世爲變遷古文籀文不可以繩小



篆小篆不可以繩八分八分不可以繩隸隸即  
今之楷書然其相承而變則源流一也故古今字  
書統入此門至急就章之類但有文字而不  
講六書然漢志列之小學家觀陸羽茶經所  
引司馬相如凡將篇亦以韻語成句知古小  
學之書其體如是說文解字猶其後起者也  
故仍與字書竝列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一

番禺陳起榮初校  
番禺高學耀覆校



